

说走就走 就是件不走脑子的事

王小柔



王小柔
工作室



小柔
杂谈

漫画 王宇

制作啊！”我盯着那些蓝天绿水，自言自语：“照片凭什么不实话实说呢？”摄影师拍了拍桌子，显得挺不乐意：“你还知道照完自己，得使美图秀秀弄一大白脸，再把褶子雀斑什么的蹭下去，然后才在微博上发呢，人家怎么就不能让天变蓝，让水变绿，让旧貌换新颜呢？”我跟他没仇啊！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再看见美丽的风景照片，我都恨恨地想，这人用的什么牌子相机，ISO多少，快门速度，光圈大小等等。

我很佩服那些写旅行书的人，去一个地方呆个十天半个月，居然能攒一本书。有一天，我特别搜肠刮肚地想了想我近期去的几个地方，居然都忘得差不多了，要不是当时还照过点照片，我甚至都忘了自己也“在路上”过。这一看不要紧，我原来觉得自己骨子里挺文艺的，照片的文件夹却非常明确地指出我是一个极其庸俗的人，瞧我扎堆儿去过的那些地方：香港、普吉岛、三亚、丽江、拉萨、杭州、鼓浪屿……不能再写了，个个都是旅游地，马上能让人联想到打着的小旗儿和小红帽黄坎肩什么的。其实，我没跟旅行社，全是自由行者来着。那为什么自由行还非去这些小资到让人觉得都俗气的地方呢，我只能说，我是个随大溜的人，哪人多我喜欢去哪儿，我就是跟着那些旅游书和“锦囊”出发的。还有一点，也是让“在路上”一族非常看不起的，就是我到哪都喜欢购物，要不买点儿便宜的零七八碎我觉得对不起机票。

我至今耳畔还如雷霆般回响着一个朋友的话：“别人到西藏都是接受灵魂洗礼来的，你简直就是来抢购的，连白酒你都挨样买，要没你那么疯狂，我行李都不会超重。”其实，我想说的是，我的灵魂受完洗礼，就更有购物欲了。

边说的形式是那么生机勃勃，每一张图片都表现得特别美好，该虚化的地方虚化，该写实的地方写实，色彩分明，张张上边都有英文水印儿，显得特别那么回事，特别明信片化。

我不太容易受文字的蛊惑，熟知文字容易渲染，无中生有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并且文字总是因人而异，个人色彩太重。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通过照片来认识一个地方，花草、人文、街拍，景象在那儿，美也就显得瓷实。

我特别不明白的一点是，我就是寻着前人的足迹走的，严格按照攻略执行，吃住游无一例外，可是怎么我所到之处的感受非跟那一本又一本唯美而抒情的旅游书不一样呢？同一个地方，甚至连拍的照片颜色都不一样。为此我专门请一位拍了多半辈子照片的职业摄影师给我教授单反相机如何使用，我问他：“为什么书上的照片比我照的好看，甚至比我看见的景色还好看？”他说：“制图软件你会使用吗？现在哪张照片没经过后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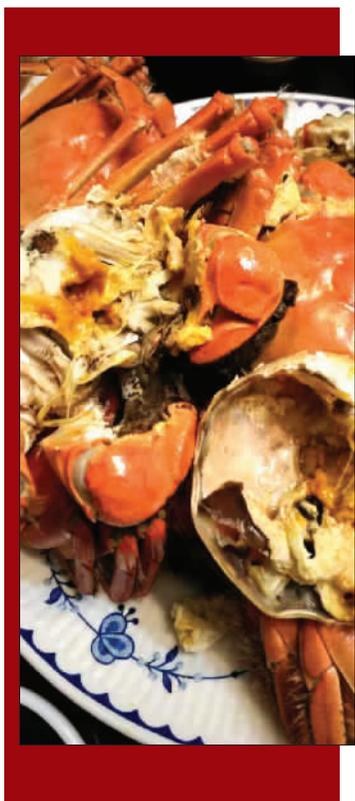
有一种爱叫“给你剥螃蟹”

天津俗语——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有的外地人对此有过疑问：“怎么这么馋呢？”其实这话里的意思，表达的是天津人对于海鲜的一种钟爱。靠着海，守着河，对水里的生物，有着天然的爱好。这种爱就是把它们给熬了、炖了、煎了、蒸了……饱的不仅是口福，更有一种对现有生活的满足，还有对家人的“宠爱”。

现在吃海货，吃河鲜，都不用再“当当”了，想吃什么，拿钱就买。特别是9月一开海，秋天的小凉风吹走了伏天的暑气，又临近中秋，对于天津人来说，吃大螃蟹“开”的最佳时节又到了。逛早市的大姨和天津大爷们话都带了点儿“腥味儿”——“市场口那家螃蟹可真不错，也有磕子和花脐，干碗儿的，倍儿好。”“为这口河螃蟹，跑一趟外环线，买了三份儿，给孩子们分分，还买了三个桶。”

不论是又大又威武的海蟹还是两爪子毛儿的河蟹，到了天津人手里都老老实实变了“网红”，不论外地人吃蟹有多少方法，在天津人这里，放笼屉里扔上一把花椒清蒸，是螃蟹们最好的“归宿”，一会儿就“红”了，往盘子里一放，配一碟子姜醋，开一瓶白酒，全家围着桌子“嗑”螃蟹，就是最美的时光。

有人吃螃蟹是有仪式感的，特别是到了南方，那吃螃蟹的工具



先摆上半桌子——小锤子、小镊子、小剪子、小夹子……就更要给螃蟹动手术一样。对于天津人来说，这些东西一概用不上，徒手剥螃蟹，还剥得又快又好又完整，那才是本事呢。往往在一家人吃螃蟹的时候，家里的主妇就一边儿

和家人说着话，一边手里剥着螃蟹，你以为她吃得挺欢呢，其实，过不了一会儿她眼前就有满满一碗蟹肉。这碗蟹肉可能是给家中长辈的，也可能是给笨手笨脚还摆弄着螃蟹盖儿里那点儿蟹黄的老公的，也许是给嫌剥螃蟹麻烦，非说自己不爱吃的孩子的……那一碗蟹肉还能变成转天的三鲜馅儿饺子或是三鲜打卤面里最精华的原料。剥螃蟹的人就听着家人的笑语，嚼了着一些螃蟹壳里的剩余滋味，看着已剥下的蟹肉也觉得幸福是满满的。

天津阿姨孙女士就说：“以前我们家吃螃蟹，我妈就总是以剥为主。她说，她小时候就给她爷爷奶奶剥螃蟹，后来就给我爸剥……现在，我也是，蒸了螃蟹，给老妈剥点肉。我从小就和老妈学的这‘手艺’，什么工具也不用，就拿个螃蟹大爪儿，一个螃蟹能剥出一碗肉，总是我递给老公，他又把他好不容易抠出来的一点点蟹黄推给我。这个时候，就觉得日子可美了。我们孩子现在也学会了，给我们剥螃蟹。”

吃螃蟹的乐趣在于剥，这可能就是最爱生活的天津人的一种最真实的幸福。很多心灵鸡汤讲“爱是付出”，喝那些“鸡汤”，不如看天津人一家吃螃蟹，总有那么一个人在认真地剥，而且一点儿也没觉得麻烦，满脸都是享受的样子，因为，那个人满脑子都是全家人吃得美美的，开开心心的样子。

本报记者 任悦

过日子

倍儿
喂

黑猫警长
得有条白皮带

姜昆有段相声，说是儿子给老爸买个著名的艺术品——维纳斯。老头儿还急了，说：“你弄这么个光身子小人儿，看着她我冷得慌。”结果，老妈有主意了，给维纳斯做了个坎肩儿穿上了。这样的相声段子其实到了天津人的生活里，都不叫事儿。

上班族小安看刚退休的老妈比较寂寞，就给老妈买了只宠物猫，不是说小猫都特别治愈吗。小安以自己的眼光，挑了只全黑的小猫，原因是比较有眼缘儿，小猫全身毛色又黑又亮，一双大眼珠子跟大灯泡儿似的。小安就想起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黑猫警长，倍儿亲切，抱着小黑猫就回了家。

老妈一开始还觉得：“这猫也太黑了。”小安就解释：“白的容易脏，这个几年不洗都行。再说，这是黑猫警长，保您在家里安全。”养了些日子，老妈倒是挺喜欢黑猫警长了，只是又和小安抱怨：“好是好，就是老找不着啊，往哪个黑地方一钻，真能急死我。”小安说：“您找它眼睛啊，往发光的地方找。”老妈还急了：“我这老花眼，跟它对得上眼儿吗？”小安只好决定给黑猫警长穿件衣服，这就好找了。可老妈又不乐意：“我就烦给猫、狗穿衣服，它多难受。”

一直不动声色的老爸趁着娘俩矫情，已经“动手”了——用油彩给黑猫警长身上涂了几条白花纹。小安眼都直了，老爸说：“你们就知道吵，我给收拾一下多好。你看人家黑猫警长不也有白皮带吗，就为了好找，这多精神。”小安觉得：天津的老头儿，太眼了，过两天还得给小猫配个对讲机啥的，其实，这可能就是天津人的“找乐儿精神”。

本报记者 任悦

新报



新报微信平台